

承宗接源——教父的聖經詮釋

高夏芳¹

本文作者廣泛而靈活地，對照中國人的思想、文化，來介紹基督徒信仰的源流——教父時期的「釋經構圖」。作者指出：聖經是教父們崇敬的對象、信仰的基礎、宣講的內容、靈修的滋養、神學的靈魂；而教父的釋經學，也如聖經本身：少理論，多圖像；少定義，多比喻；以已知顯露未知，以收悟通之效。

一、教父：基督徒信仰的先祖

中國人很著重承傳、飲水思源、敬祖念先；不忘本、不背宗；先人耕種，後人收成；先人爲能留下產業而喜樂，後人爲能承繼而感恩。在探求真理及人格修養的過程中，前人的經驗，祖先、老師、智者、偉人的智慧均擔當重要的角色。孔子這樣描寫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

¹ 本文作者：高夏芳，生於澳門，長於香港，在意大利受培育成爲母佑會（慈幼女修會）修女，先後於意大利及德國攻讀教育學及神學，獲 Münster 大學神學博士學位；分別於羅馬母佑宗座大學、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及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教授新約聖經及教父學。其中文著作包括《新約聖經入門》及《人生真妙》、《天主真妙》、《世界真妙》、《聖言真妙》、《妙哉！保祿》、《遇之妙》、《語橋》等一系列聖經小品。

述而》)。這一點，與基督徒的信仰可相提並論。我們的精神產業、聖德寶庫，也是活力充沛地代代相傳；我們的信仰是「從宗徒傳下來的」。

在聖經中，連天主也喜歡自我介紹為「祖先的天主」。祂在燒而不焚的荊棘叢中，這樣向梅瑟顯露自己：「我是你父親的天主，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出三6）。這是天主的第一張名片。祂是一個被前輩們信過、愛過、體驗過，並有如至寶一樣傳給後代的天主。祂不大喜歡透過玄妙的哲理推敲，或抽象的理論，去讓自己被人認識，卻更喜歡透過他們的生命、行為、說話，特別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人的情與愛交流，人類智慧與經驗的代代相傳。

以色列民很清楚：天主的奇妙化工有跡可尋，祂的仁愛有例可證，都鑄在祖先的記憶中。「明智人必考究歷代古人的智慧」（德卅九1）：「你回想往古的時日，思念歷代的歲月；問你的父親，問你的長輩，他必給你講述」（申卅二7）。天主的救恩與祖宗們的體驗領悟，嘉言懿行，混為一體。

且看以色列如何著重秉承祖訓，發揚祖業，對祖先敬愛孺慕，歌功頌德。《德訓篇》四四～五十章，用了很大篇幅來表揚先祖。

「現在讓我們來讚揚那些著名的偉人，和我們歷代的祖先；上主在他們身上作出許多光耀的事，自太古就對他們顯示自己的偉大。他們中，有在自己國內為王的，有因自己的能幹而名聞天下的；有因自己的明智而作參議的，

有因自己的先知任務而明察一切的；有因自己的決策和明智，而作當時民眾領袖的；有以自己賢明的訓言，教導民眾的學者；有因其所長，創作樂曲的，有寫作敘事詩的，有的是富而有權勢的人，有的愛好美術，在自己家中，過著安靜的生活。……他們都是寬大為懷的人，他們的義舉，不會被人遺忘；他們的善行與子孫同存，……民眾必稱述他們的智慧，集會必傳揚他們的美德。」（德四四 1~15）

從舊約到新約，從古以色列民到教會，信仰在一代代的承傳中發展廣揚。基督徒也有其祖先，即跟隨基督的同門師兄可表揚。教父們屬於教會的父輩，他們活於教會初期（約二至八世紀），最接近清澈的源頭，遠溯宗徒時代，為後世開創一個奠基性的傳統。教父群中，一位傑出者奧斯定（St. Augustinus, 354~430）這樣描寫在他之前的長輩：「他們是教會之子，也是教會之父」；「他們將學之於教會的，再授之於教會」；「在教會內找到的，他們將之保存；學到的，他們將之傳授；從父輩得到的，他們傳之於後人」²。

我們的教父也是千妍萬艷、多姿多采。他們的生活環境、文化、語言都不同；有的來自東方小亞細亞、敘利亞、巴肋斯坦，有的居於歐洲各地或非洲北部；有的操希臘語，有的說拉丁文，有的則用其他不同方言寫作。他們中大部分是主教，但也有不同等級的神職人員或平信徒。無論以甚麼身分，或在甚

² *Contra Iulianum*, 2, 10,34: PL 44, 698.

麼崗位上，他們都是熱誠的福傳者，以言以行、以生命、以著作為基督作證。

他們中，有精明的策劃者及備受愛戴的領導者，如非洲的西彼廉 (Cyprian, +258)、米蘭的盎博羅削 (Ambrose, +394)、羅馬主教大良 (Leo the Great, +461) 及大額我略 (Gregory the Great, +604)；有知識淵博，學問高深的神哲學家如奧利振 (Origen, +254)、奧斯定；有出色的講道者，如金口若望 (John Chrysostom, +407)、耶路撒冷的濟利祿 (Cyril of Jerusalem, +387)；有仔細周密的歷史學家，如歐瑟伯 (Eusebius, +340)；有尖銳硬朗的雄辯者，如戴都良 (Tertullian, +220)；有細膩溫雅的詩人，如納齊盎的額我略 (Gregory of Nazianzen, +390)；有忠心衛道、駁斥異端的，如依肋內 (Irenaeus, +200)、亞大納削 (Athanasius, +373)；有精通多種語文，畢生致力於研究聖經的熱羅尼莫 (Jerome, +420)；有思想高超的神秘學家，如尼斯的額我略 (Gregory of Nyssa, +394)；有特別醉心修道生活、為修道者寫下生活規則的巴西略 (Basil, +379)。總之，他們在教會內的神恩及貢獻多姿多采。他們的著作，無論在質、量及類型上，都很豐富，只看收集他們作品的叢書，就令人敬佩讚歎³。

還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些教父們有才也有德。他們不但才能超凡，聖德也卓越，是後代基督徒的生活典範。教父中，大

³ 最典型的一套教父著作叢書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收集了拉丁作品厚厚的 221 冊，希臘作品 161 冊。

部分被教會尊為聖人，其中有精修者，亦有很多殉道者，比如令人深受觸動的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Ignatius of Antioch, +107）、儒斯定（Justin, +165）、玻利卡普（Polycarp, +155）等。他們的殉道事蹟都有記錄，傳於後世，悲壯感人。總之，今日基督徒應謹記：我們都是英雄豪傑的後代。

這些信仰的先祖，為我們不但立言、立德，也立了不少功。回顧歷史，教會在教父時代有很輝煌的發展。雖然對外困難重重，初為羅馬帝國所不容，有數個世紀的劇烈迫害，但仍能急速擴展，使福音在帝國各地蔓延、紮根。對內的進步也十分可觀：教父時期教會的組織體制，漸漸形成、穩定；釐定聖經書目；編撰基本信條；確定信仰內容，以排斥異端；建立禮儀模式；奠定牧民架構；開創神學研究。這一切都是教父們的功勞。

雖然這期間，也有不少迷惘、衝突、探索、波濤起伏；但在聖神的指引下，教會表現得活力充沛，根基穩固。透過四次以一代教父為主角的大公會議（325年尼采亞大公會議，381年君士坦丁大公會議，431年厄弗所大公會議，451年加采當大公會議），教會更學習了辨別真偽，共同尋求真理。在基督論、聖三論、教會論、聖事論等重要信仰重心及神學課題上，都得到了共識。

還有一個教父們永垂不朽的貢獻，就是他們努力與當代文化對話，把基督的精神從猶太傳統氛圍帶入希臘羅馬文化，慢慢潛移默化，奠定了一個新的文明基礎，為西方以後十數世紀定下了思想方向及生活原則。教父們從一開始就深信，基督的精神包藏著一個啓示的真理核心，這核心應成為啓發人類智

慧，促進文明發展及辨別真偽的標準。本著這信念，他們促使教會「在她歷史肇建之初，便嘗試以各民族的觀念和語言去宣講福音，並設法以各民族的哲學智慧去詮解福音……。這種就合人們文化而宣講啓示真理的作法，應當繼續奉為傳揚福音的定律」⁴。

二、教父：教會內最接近淵源的聖經詮釋者

聖經常是教父們崇敬的對象，是他們信仰的基礎、宣講的內容、靈修的滋養、神學的靈魂。他們常堅決肯定聖經的神聖來源：它的不能舛錯性、它的規範性、它在教理及靈修方面無限的富饒、無比的力量。依勒內有關聖經所說的話足以為證：「聖經是完美的，因為它出自天主之言及祂的聖神」⁵。

(一) 獨有的原始氣息

說教父最接近淵源，首先是歷史性的接近。最早期的教父們，生活在與新約時代相若的氛圍，呼吸著那種獨有的原始氣息，使他們在釋經及教會傳統中，有一種不可取代的優越性。套用南宋詩人朱熹的《觀書有感》其中兩句：「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我們可把教父們視為最接近源頭，接受聖言活水的最早期者，教會若要承接這清澈活潑、源源不絕的水流，就不能離開他們。

⁴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44 號。

⁵ *Adversus haereses*, 2,28,2.

！在最初數世紀，教會還沒有什麼其他典籍，聖經可說是教父們的唯一信仰經典，無論在神學反省，或在宣講牧民上，詮釋聖經就成了他們的首要工作。雖然他們的釋經方法，在我們今日看來有不足之處。他們沒有今日釋經者在語言學、歷史學、文學，及各種人文科學上的精細知識，也沒有我們今日學者擁有的研究工具及文獻資料，所以他們的釋經是有所不足的。但儘管如是，他們的聖經研究仍有其不滅的價值，遠超中古及今日釋經學。

（二）圓融的整體性

教父們的釋經，有一種圓融的整體性。他們深信：聖經之道，一以貫之。從《創世紀》到《默示錄》，從救恩史的元始至它的滿全，整本聖經都以基督為中心。聖安博說：「其實，天主只說了一句話，即藉著自己的子發言」⁶。聖熱羅尼莫也有句常被引錄的名言：「對聖經的無知，就是對基督的無知」⁷。中世紀的神學家們喜歡稱基督為「濃縮的天主之言」（*Verbum abbreviatum*），因為天主要給世人顯露的一切，都綜合在基督身上。基督貫通整本聖經，不但在聖經內容方面如是，在釋經原則上也如是。因著他，舊約才有更圓滿的意義；因著他，新約才有內容、基礎；也因著他，整本聖經才有它的完整性。

所以，研讀聖經不等於積聚鬆散的歷史資料，或從零碎的

⁶ *Enarratio in Psalmum LXI*, 33.

⁷ *Commentarius in Isaiam*, Prologus.

經文片段中建立合理的思想系統，而是懷著以有限捕捉無窮、窺一角而睹全貌的心態，去領悟救恩的奧妙及「基督那不可測量的豐富」（弗三 8）。換句話說，讀經就是與基督深深相遇，從救恩歷史的個別因素去發掘基督，又在基督內觀宇宙、觀歷史，認識天主、認識人。

使這整體性表露得更清晰的另一因，是教父們濃烈的教會意識。他們的釋經工作常「在教會內」（*in media Ecclesiae*）進行：禮儀講道、發展及護衛教會信仰、回應信徒的靈修需求等。在教父們的釋經中，靈修生活與理智性的神學反省，以及實在的牧民策劃，均融而為一。他們在研讀聖經的個別片段時，常顧及著重信仰的全面內容，救恩奧蹟的整體，同時亦不忽略教會及信友們的生活實況，務要透過聖經有限的文字，把天主啓示的全面，注入整個教會中。

（三）知與信、知與愛、知與行的互動

「知為能信，信為能知」（*Credo ut intelligam, intelligo ut credam*）這話源自奧斯定，耐人尋味地精道出教父們的共同信念。其實，這信念在新約中已很清晰。若望在結束他的福音時這樣寫：「耶穌在門徒前還行了許多其他的神蹟，沒有記在這部書上。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若廿 30-31）。福音作者不太在乎讓讀者對耶穌的生平「知道」得詳盡、一絲不漏，更重要的是想激發他們的「信仰」。

知與信是互動的：信得愈深，對聖經的了解愈透徹：對聖經愈熟識，信仰也愈堅固。奧利振有云：「你在讀經時，若遇到一些難明的句語，勿立即歸咎於聖經的艱澀，要看看你自己，……你若信，便定能從中找到莫大的裨益」⁸。巴西略也說：「聖經的真意，要在信仰中才可領略，……你若不信，便不會明白」⁹。當然，信不等於自動地使人能立即了解一切，大額我略說得好，他引《聖詠》一〇四首：「上主展開蒼天，相似棚帳」，把這展開如棚帳的蒼天與天主聖言相比，人生活在其蔭庇之下，「這聖言中的一部分，我們透過聖神的助佑，已可明瞭，但部分為我們仍是隱蔽的，雖然我們現在不完全了解，但我們深愛之，我們活在其內，受其滋養」¹⁰。這裡有一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滋味。

在以理智努力理解自己的信仰的同時，也要有愛：因為愛能增進兩者間的認識，而愛本身也會變成知識的泉源。奧斯定說：「除非一事物是完全的被愛，否則它不可能是完全的被認識」¹¹。人愈愛天主，愈能明白祂的言語，了解祂的心意，甚至能領悟祂的弦外之音，祂無聲勝有聲的靜默。其實，聖經本身就是天人之間的愛情見證，大額我略稱之為「天主的情書」，是「天主自己給我們寫信，向我們表達他的愛情，為使

⁸ *In Jeremiam XXXIX 20.*

⁹ *De baptismo I,2.*

¹⁰ *In Hiezechielem homeliae IX, 30.*

¹¹ *De diversis quaestionibus LXXXIII, q.35,2.*

我們得到救恩」¹²，裡面一字一句都流露著天主對人的厚愛。我們跨踏這道語言、文字的橋，逐步被吸引、被捲入，驚訝其中的深奧、美好，最後盡情地融於其中，開懷地接納、欣賞，在主內「領悟他的愛是何等廣、寬、高、深」（弗三18）。

言與行有密切的關係。讀經有靜的一面、有動的一面。一面導我們沉思默想，與主契合，也一面推使我們有所作為，作出相稱的行動。猶太傳統有這樣一句箴語：「你讀經時不明一些片段，放下經文，依著它去做。做了你就會明白它」。我們一般以為先要明其所指，然後依著去行；其實也可以從反方向走：先履行，然後有所悟，洞悉其深意。這是體驗性的了解。有關於此，耶穌在福音中也給了我們清晰的提示：真理並不只是思想正確，也是行為正直。當那位法學士問耶穌誰是他的近人時，耶穌講了一個美麗的比喻——善心的撒瑪黎雅人，然後對他說：「你去，也照樣做吧！」（路十37）

教父們很強調這一幅度：不單讀聖言、聽聖言，也要實行聖言。大額我略曾在一篇講道中清楚表明：「如果要明白所聽到的，便得盡快實踐所領會的」。他還舉了一些實際的例子，教導人怎樣實行聖言、生活聖言。他說：

「有人在讀經時讀到這一句：『只要把你們杯盤裡面的施捨了，那麼，一切對你們便都潔淨了』（路十一41），他決意付諸實行，對人特別慈悲關心。另一天，他讀到另

¹² *Registrum epistolarum* V, 46.

一段經文：『我成了窮人之父』（約廿九 16）。這一句他以前不太注意，但現在，因為自己有了慈悲為懷的經驗，對這一句就有深刻的體會。是他做了的，帶他去了解他所讀的，是他內在擁有的，助他明白從外面聽入的。¹³」

（四）屬靈的悟性

當兩方的性質、層次、背景分別太大，中間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要交談、分享、互相了解、互相感應，實在是難之又難，近乎不可能。莊子有些貼切傳神的比喻：「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兩者相距太遠，有溝無通。

其實，人與天主之間的距離大得多；人之聆聽主言，與主交談，本也是超乎其所能。不過天主親自縮短這距離，超越這鴻溝，「與人交談，如同與自己的子女一般」¹⁴。祂又把話語、智慧及其旨意，隱藏在人類文字的局限中，以一部書作其居所。祂對人說：「這話離你很近，就在你口裡，就在你心裡」（申卅 14）。祂又派遣了自己的聖子降生成人，活在人間，使這距離進一步縮小。不過，這不等於自此之後，人就可以理所當然地了解聖言、活出聖言，還需要一種信仰直覺，一種屬靈悟性。

眾所通認，教父們對奧蹟的敏銳特別強、對超性的體會特別深。雖然他們大部分都有高深的學養，博學多才，懂得把研

¹³ *In Hiezechielem homeliae* li, 2, 1.

¹⁴ 《天主的啓示教義憲章》，1 號。

究古典文學的方法恰當地應用在釋經上；但他們也都肯定，聖經研究不可停留於認知的層面上，亦不可止於對經文作學術性的「解」與「釋」，更應設法達到「融」與「通」，與發言的天主相感應、起共鳴，務使讀經者能「有基督的心意」（格前二16）、「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斐二5）、「分享天主的美善」¹⁵，及體驗到那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境界，使天地感通、神人契情。

教父們的神學，不是冷冰冰的理性推敲，其釋經也不是硬繃繃的文字分析，而是充滿靈氣、充滿深層領悟及生命體驗的反省。他們讀經能「會意」，釋經能「傳神」，並能使聖言發揮其改變人心的無比力量。「讀聖經的最終目的，是學習如何透過主的說話，去認識祂的心」：這是聖大額我略的名言¹⁶，在教父們的意識中根深蒂固。他們能「讀主言，入主心」，正如教宗比約十二世在《聖神感動》通諭中指出：「藉著他們對超性事物的直覺及對屬靈界的敏銳，他們能深入洞悉聖言」¹⁷。

言有盡，意無窮。要知語言及文字都不是絕對的，書本始終是一個溝通媒介，用以達意，用以表心，用以傳神，用以啓發思想情懷。聖經就更如是，它以有限的人言，傳達無限的主言：是小裝大，有限載無限。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超載的，都含有無窮內蘊，潛藏著一股奧妙莫測的動力及一個天人

¹⁵ 《天主的啓示教義憲章》，6號。

¹⁶ *Registrum Epistularum* V, 46.

¹⁷ 比約十二世《聖神感動》通諭，1943年9月30日。

相遇的機緣。由此可理解為何教父們除了研究經文的文字外，更追尋其超文字的意義，即在文字後面隱藏的屬靈意義（*sensus spiritualis*），也更傾向於採用寓意法釋經（*allegoria*），跨越文字的表面，進入其「所指」，發掘其「所寓」，明其理，會其意。

正因研讀聖經是一種以有限捕捉無窮的經驗，是一番藉窺一角以睹全貌的努力，所以教父們都謙遜地自視為聖言的僕役，忠信地聆聽，細心地反省，並謹慎地避免把自己的思想加入其中。這種謙虛、尊敬的態度，表現出人性有限的智慧在天主的超越性面前所自覺的渺小。因而耶路撒冷的濟利祿有此肺腑之言：「當我們講及天主時，最大的知識就是承認自己的無知」¹⁸。

釋經其實不只是學問，更是靈修。若望保祿二世強調：

「釋經學者首先需要在經文中意會天主的聖言，若要做到這點，釋經學者的學術研究，必須以一個活潑的靈修生活來維繫。……天主的聖言邀請每一個人突破自己，生活於信德與愛德之中。」¹⁹

這個信念，已在保祿書信中可見：「屬血氣的人，不能領受天主聖神的事……唯有屬神的人能審斷一切」（格前二 14~15），在教父時代亦根深蒂固，比如奧利振認為對聖經認識的深度，不只視乎學問才智的高超，更重要是生活操守及靈修造詣。聖

¹⁸ *Catecheses* 27,4

¹⁹ 若望保祿二世，1993年4月23日講道。

經與釋經者的關係，是動態的、全面性的。爲他，最能了解聖言的，不是聖經學者，而是聖者、成全者（perfecti）。教父們固然重視理性的研究，但他們知道這是不夠的：讀經不通的其中原因，不是學歷不足、知識不夠，而是聖德不足，修養不夠。

爲能達到這境界，教父們深信需要祈禱，讀經與祈禱是分不開的。奧斯定說：「當你祈禱時，是你向天主說話；當你讀經時，是天主向你發言」²⁰，尤其要有聖神的光照啓迪，才能領悟聖經。

教父們憑著自己的心得，往往成了屬靈生活的專家，將自己所默觀、所體味及欣賞到的，與別人分享，將自己藉著愛、藉著祈禱領會到的，傳給別人。所以他們的言詞真摯誠懇、純樸自然，充盈著神秘學者的氣息，顯露出他們與主極親密的關係、與基督及教會的共融，並與超性生命的泉源所維持的恆常的聯繫。尤其在讀經方面，他們發展了一些在屬靈層面及在祈禱氛圍中接觸聖經的方法，即今日教會大力推動的「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模式。以下一段摘自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宗座勸諭《上主的話》，引以參考：

「主教會秉承教父們的偉大傳統，敦促我們要以與主交談的方式去接觸聖經。正如聖奧斯定所說的：『當我們祈禱時，我們向祂說話；當我們閱讀天主聖言時，我們聽祂講話。』奧利振是以這方式閱讀聖經的大師，他認爲

²⁰ *Expositio Psalmorum*, 85,7.

要理解聖經，不但要努力研究，還要靠親近基督和祈禱。奧利振深信，認識天主的最佳方法就是透過愛，增加愛主之情是真正認識基督 (*scientia Christi*) 的不二法門。這位亞歷山大城的偉大神學家，在他所寫的《致額我略書》忠告說：你要努力誦讀聖經 (*lectio*)，且要持之以恆。閱讀時要懷著信仰和取悅天主的意向。誦讀聖言時若遇到大門深鎖，便要敲門，看門的便會給你開，就如耶穌所說的：『看門的要給他開門』。你要以這方式專務誦讀聖言 (*lectio divina*)，對天主懷著永不動搖的信心，努力尋求隱藏在經文中的豐富含義。但你不可只滿足於敲門和尋求：爲了明白天主的事理，祈禱 (*oratio*) 是絕對需要的。爲此救主不只告訴我們：『你們找，必要找著；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他更說：『你們求，必要給你們』。²¹」

三、教父的釋經構圖

這段主題，驟看會令人不解。本來的用意是在這裡簡單介紹教父們的釋經方法，但教父們人多才盛，釋經作品豐富²²，

²¹ 《上主的話》主教會議後宗座勸諭，2010年9月30日，86~87號。

²² 有關教父釋經，最近學術出版中有一套值得推介的叢書，它從數世紀浩瀚的教父釋經作品中，選出精華，按聖經書本編排整理，從原文譯成英文，收集於28冊厚厚的書本，名爲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從1998年開始陸續面世。此叢書集結了多位不同地區、不同基督教派資深學者的心血，主編是 Thomas C. Oden，在 InterVarsity Press 出版，很難能可貴。此

在這狹小的篇幅內，只可略提一些概括的原則，或一些籠統的分類描寫；同時，大部分教父們釋經時不太著重釐訂原則、制定詮釋模式或方法，卻更喜歡運用圖像或比喻來形容讀經者如何透過經文與天主相遇。所以，這裡我們不談教父們的釋經「構思」或「構想」，卻邀請大家去欣賞他們的釋經「構圖」。

聖經本身就少理論，多圖像；少定義，多比喻。初期教會的教父們，雖然不忽視理論，但仍偏好透過圖像及比喻讓人領會聖經的特質及讀經應有的內在態度，而且這些圖像用得多姿多采、活潑生動、貼切傳神。圖像不「解」也不「釋」，而是把一件熟悉的事物或經驗，與一件未知、有待了解的事物放在一起 (*syn-ballo*)，使之彼此顯露，相互映照，從中生意，傳神，收悟通之效。

其實，中國人也慣於用圖像思考、用例子解釋。我們喜歡打比喻，常用「像」、「好像」、「就像」、「如」、「有如」、「恍如」、「若」、「有若」、「似」、「恰似」、「好比」、「彷彿」、「猶」、「猶如」等詞，把兩件事物連在一起，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以具體說明抽象，以易知闡明難知。可與教父們相比的是，我們的直覺不弱，聯想力也不差；我們習慣「留白」之美，含蓄之妙，懂得會意，懂得領悟；我們不把

叢書從 2005 年起被翻譯成中文，名為「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叢書」，是近年華人教會罕見的龐大中譯計畫，當中牽涉人力、物力不菲。中譯主編是黃錫木，由台北：校園書房出版，至今已出了十多冊，是一套珍貴的參考書籍。

理智、感情、意志等分得太開；我們的「天人合一」觀念，使我們確認可以透過世間實物去體會天上事。這些或許會使我們更懂得欣賞教父們的「釋經構圖」。這裡引錄一些在聖經本身及在教父著作中較常被應用來介紹聖經或描寫釋經的圖像。

（一）天主的嘔氣

言出自口，發言就要開口、呼氣。天主的聖言，不管其內容為何，都向人傳遞祂的氣息。保祿寫道：「凡受天主默感所寫的聖經，為教訓、為督責、為矯正、為教導人學正義，都是有益的」（弟後三 16）。他用來描寫聖經的字句，我們一般譯為「受天主默感」，希臘原文的字面意義是「天主的嘔氣」（*theopneustos*），拉丁文把它譯為 *divinitus inspirata*，裡面也有 *spirare*- 呼吸的意義。承認聖經受天主默感寫成，就等於說：聖經中有天主的氣息，天主在裡面說話。它不但在寫成過程中被動地吸收了天主的氣息，還將這股氣息凝固、儲藏，並主動地吹讀者以氣，啟發讀者，發散出一股活力，催人向善，助人邁向成全，使人「獲得得救的智慧」（弟後三 15）。

我們讀聖經、默想聖經、生活聖經，就等於與天主氣息相通、與祂相契合、有著同一口氣。又好像在天主造人時，向泥土嘔氣使之成人，有生命，有活力；同樣，透過聖言，這股氣息源源輸入讀者心中，賦與生命，淨化、美化、聖化，使人成為更好的人，更堪稱天主的肖像。

在聖經中嘔氣，默感的特別是天主聖神。聖經多次以風或

氣來表達聖神的化工，如耶穌復活後顯現給門徒們，向他們噓氣，讓他們領受聖神（參：若廿 22）。耶穌寓居此世的時期已滿，他不再親口向門徒們發言，但願透過聖神，使這天主的氣息長存於人間。教父們受此啓發，深信聖經既吸入了這股氣息，也會將之向讀者，向整個教會呼出。安博在解釋《聖詠》時說：

「耶穌張開口把聖神賜給人，達味（聖詠作者）也張開口去接受……現在耶穌對我們說：張開你們的口，有如我各向你們開口一樣；張開你們的口，讓我將之充滿……接受聖神，讓祂在你們內心的靜默中呼喊：阿爸，父啊！」

23

在聖經成書時，是聖神默感執筆者，輔助他們把天主的聖言化成文字、化成書本；我們讀經時，是同一聖神領導我們從書本、文字中接受天主的說話，與他交談。梵二強調：「聖經既由聖神寫成，就該遵照同一的聖神去，閱讀去領悟」²⁴，這信念在教父時代，已牢不可破。如奧利振所說：讀經本身就是「按聖神之意去聆聽聖神之言」²⁵。

不少教父，如奧利振、安博、尼斯的額我略，在解釋《雅歌》的第一句「願君以熱吻與我接吻」時，把親吻視為氣息的相通、愛的交流，教會從耶穌接受聖言，就如新娘接受新郎的

²³ *Expositio in psalmum CXVIII* 2, 17,9.

²⁴ 《天主的啓示教義憲章》，12 號。此語本出自熱羅尼莫，In Gal. 5,19-21: PL 26, 417A.

²⁵ *Homiliae in Leviticus* IV, 1.

親吻。

(二) 一座大廈，一個植物園，一條小河

聖經是一本書，也是一座圖書館。七十三本書寫成的時間，相隔約千年；有不同的作者及成書過程；不同的體裁；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表達方式及文學水準；卻形成一本書。*Biblia* 這個字本身，已微妙地同是單數及複數，意會著聖經一書的多元合一。它的一貫性，基於它有著同一的啓示者天主，顯示同一的救恩計畫，受同一的聖神默感，被同一的教會鑑別為正典。最重要的是，它有一個統一及唯一的中心——基督。這多元合一的特性，用圖像描寫，比用概念去釐定更傳神。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其宗座勸諭《上主的話》，就用了一個很貼切的圖像，把聖經比作一首「交響曲」，一首「多聲部合唱的讚歌」，正因聖經是「唯一聖言的多重表達」³⁶。為描繪這特性，教父也有些很精采的圖像。

把聖經比作一座有很多房子的大廈，奧利振自己也覺得有趣。他引用這圖像來表達聖經不易明瞭，要找到正確的入門方法；但何處找？請看他的描寫：

「在開始解釋聖詠之前，我們先介紹一個有關聖經的有趣描寫，是從一個猶太人傳來的。他認為天主默感的聖經，意義隱晦，有如一座大廈，內裡有很多上了鎖的小房子，每一間房都插著一條鑰匙，但都是配對不當的，要花

³⁶ 本篤十六世，《上主的話》宗座勸諭，2010年9月30日，7-8號。

很大工夫去找出正確的鑰匙，來配合每一個房子。解釋聖經也要費很大工夫，因為經文是隱晦的，不過不要從它之外入手，解釋的原則分散在它之內，要在裡面找。我認為保祿也提示一個這樣的了解聖言的方法，他說：『我們宣講，並不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詞，而是用聖神所教的言詞，給屬神的人講屬神的事』（格前二 13）。²⁷』

奧利振也多次把聖經比作一塊田地，或一個植物園，內有各種不同植物，就如聖經中有不同類型的書本一樣。這圖像，他除了應用在聖經本身，也把它引申，與讀聖經者作比照。他在解釋一段取自耶肋米亞先知比較難明的經文時，這樣寫道：

「我認為在聖經內，每一個奇妙地寫上去的字都有它的任務。誰若精通文字的運用，知道聖經中沒有一點一撇不滿全它的任務的（參：瑪五 18）；正如園中的植物，每一株都有它的功能，為人類健康或為其他用途，不過，只有長久地栽培植物的人才能了解每種植物的特性、知道怎樣採摘、怎樣利用它們；同樣，聖者就如靈性的草本專家，懂得吸納聖經中就算最小的一撇，發掘它的內蘊，知道如何應用，他最了解聖經中沒有什麼是多餘的。²⁸」

聖經雖不易明瞭，但也不要把它看成專家的專利品。在聖經內，聖人與罪人、博學者與無知識者、富有者及貧賤者，乃

²⁷ *Philocalia* 2, 3.

²⁸ *Philocalia* 10.

至不同種族、性別、年代、文化、身分、社會階層的人，都可以在同一的聖神光照下，接受同一的天主發出的同一言詞。聖經為它的不同讀者，締造了共識、共融的空間及機緣。

大額我略有一個清純可愛的比喻：「聖經像一條河，低淺到小羊也可從那裡渡過，卻又深到連大象也可在其中游泳」²⁹。奧斯定也讚嘆說：「天上主的聖言何其美妙！它在我們面前，向幼兒微笑，但卻隱藏著無比深奧，使人起敬起畏，又使人深深愛慕」³⁰。

(三) 一本內外都寫著字的書卷

在《厄則克爾先知書》二 9 及《默示錄》五 1，都有一個有閱讀書卷的異像出現：一本內外都寫有字的書。在初期教會的釋經中，把這本書和聖經相提並論，實屬理所當然。為教父們，這本內外有字的書，更成為支持聖經多種闡釋方法及經文多種意義的有力證據。奧利振清楚地說：「這本書指的是聖經的整體。寫在外面的，是按照經文的直接意義，即文字意義；寫在裡面的，則是它更深層的屬神意義」³¹。聖大額我略也說：「內部寫的是藉寓意，外面寫的是藉歷史寫成的：內部寫的是超性事物的許諾，外面寫的旨在維持可見事物的正確規序」³²。

²⁹ *Moralia, Prologus.*

³⁰ *Confessiones XII, 14.*

³¹ *Com. in Evangelium secundum Johannem V, 5~6.*

³² *In Hiezechihelam homiliae I, 3, 9.*

天主不願使祂的每一句話，只有唯一的含義、唯一的解釋；相反，祂很有伸縮性地，使文字的豐富意義發揮作用，同時也接受它們的局限。所以，在宗座聖經委員會編撰的《教會內聖經的詮釋》中有云：「沒有一個單一的科學化研究，足以透徹瞭解聖經經文所蘊含豐富多姿的深意」。釋經的工作，理論上是永無止境的。

在介紹教父的釋經方法時，一般會把教父們分成學派，也會籠統地把亞歷山大學派形容著重寓意釋經，而安提約基雅學派則強調文字與歷史意義。但我們切勿以為這兩種釋經法是對立的。其實分界沒有那麼絕對，教父們在運用釋經方法時，也不是那麼僵硬。聖經的表、裡，內、外，顯、隱，明言、暗語，都是天主聖言，都發散出一股天主的氣息，一股聖神的靈氣。

（四）吃聖言，飲聖言

梵二《天主的啓示教義憲章》稱聖經為「靈魂的食糧，精神生活清澈不竭的泉源」（21 號）。以「吃」及「喝」來象徵吸納聖言，讓它滋養、滲透，被它同化，這類例子在聖經中屢見不鮮。如：在法律書中，申八 3 明言：「……人生活不但靠食物，而且也靠天主口中所發出的一切言語生活」（此句亦被耶穌引用：瑪四 4）；在先知書中，亞八 11 指稱：「我必使飢餓臨於此地，不是對食物的飢餓，也不是對水的飢渴，而是對聽上主的話的飢渴」。同樣，智慧文學盛讚上主之言的甘美，賦與智慧（詠一一九 103；智十六 26；德廿四 26~28；箴九 1~6）。最突出的片

段，是天主命先知們吞下書卷；他命厄則克爾：「人子，你吞下這書卷……要吞到肚子裡，要把我給你的書卷充滿你的五內」（則三 1-3）。耶肋米亞回憶與聖言相遇的甘飴，說：「你的話一來到，我就吞下去；你的話便成了我的喜悅，我心中的歡樂」（耶十五 16）。

教父們也喜歡將這些圖像引用及引申。聖言好比舊約的「瑪納」，是上天的恩賜，含著各種滋味，適合每人每天所需（參：出十六 16~21）。奧利振將之套用在聖言上：

「讓我們去領受這天上來的瑪納，它在每人口中都有每人所期望的味道，就如耶穌說：『就照你所信的，給你成就吧』（瑪八 13）。為你也是一樣，若你在教會以信仰及虔誠接受聖言，聖言便會成為你所期望的一切。³³」

在同一篇講道詞中，他把聖言與聖體比較，兩者同樣是天降的食糧，同樣滋養人靈，同樣有耶穌的臨在。他這樣發人深省地質問他的聽眾：

「你們慣常來參與聖祭，也懂得小心地接領聖體，把祝聖了的麵餅視如寶物，連一小碎片都不讓跌下或失掉……但為什麼對聖言卻粗心大意？難道浪費聖言，不比對聖體的不小心值得懲罰嗎？³⁴」

不少教父在勸勉人勤讀經時，強調要「細嚼」聖言，甚至

³³ In Exodum homiliae 7,8.

³⁴ In Exodum homiliae 13,3.

要學習動物的反芻，讀後仍不斷思考。奧斯定說：「你若狼吞虎嚥，便會很快忘掉聽到的一切，但誰若記之於心，從反省到反芻，從反芻到回味，欣賞聖言的甘美」³⁵。

「飲聖言」這圖像也有聖經根據。依撒意亞先知呼籲說：「凡口渴的，請到水泉來！.....你們如側耳，走近我前來聽，必將獲得生命」（依五五 1~3）。在新約中，是耶穌賜這活水（若四 14，七 37~38）。安博毫不猶疑地，把這活水比作聖經：

「接受基督的水吧！這水讚頌天主.....誰多讀聖經，並明瞭其中深意，使自己的靈魂潤澤並能灌溉別人。」³⁶

水溫善隨和，「利萬物而不爭」。水泉對它的享用者一視同仁，無分別、無保留地盡情施與；聖經也是一本開放給天下讀者的書，清泉常湧，永不乾涸；聖經的富饒也用之不盡，且細水長流，不張揚，不動聲色地滋養、轉化人心，好比《禮記》中有關「禮」所說：「禮之教化也微，使人日遷善棄惡而不自知」。在敘利亞教父艾弗倫（+373）的作品中，有此美妙的一篇：

「主！誰能掌握到你說話中僅是單一個字所蘊含的全部寶藏呢？猶如一個口渴的人，飲於滔滔的泉湧，我們能夠得著的、吸納的，與我們讓它流失的相比，實在少之又少。你話語的意義何其廣泛、高深，研經之士，常會刷新不同的理解。吾主又以千變萬化的色彩粉飾了自己的言

³⁵ *Enarratio in psalmum* 36,3,5; cf 46,1; 103,1,19.

³⁶ *Enarratio in psalmum*, I, 33.

詞，好讓每一個研讀的人，都能從中欣賞到自己心愛的色彩。上主在祂的聖言裡，收藏了不少珍寶，裨益每一個踴躍想它的人。……任何接觸到這寶藏一角的人，都不應以為他所發現的就是聖言所蘊含的全部意義，他應知道他所能發掘的只是眾多寶物中的一件；他亦不應因為只能擁有其中一部分，而說那聖言是虛無空洞的，而輕視它；反之，他應因不能完全探究它而讚嘆聖言的豐盛。你應慶幸自己被聖言所征服；不要因被它征服而感憂傷。一個口渴的人來到水泉喝水時必滿懷高興，但他不會因不能喝盡泉水而沮喪。與其讓你的渴把水耗盡，不如讓水泉竭止你的渴吧。……為了你已領受的，感謝稱頌吧。不要因遺漏了更多而鼓噪。你所領受的、你所尋獲的已是你的資產，剩下的是你將承繼的遺產。有些東西在某些時候因你的不足不能完全接收；但只要你堅持，在適當的時候將可領受到。不要妄想一步可登天，亦不要因懶惰而放棄只能藉逐步積聚方可得到的收穫。³⁷」

靜觀水泉，或急勁磅礴，或湍湍淙流，都給人一種延綿無盡，活力充沛的感覺。人生在世，若常有清泉注入，為心靈進補，為歲月清滌，為生命調劑，該是多麼美好！

(五) 一本會走動、會成長的書

聖言能賜與生命，它本身也活力充沛。保祿在他的書信中，

³⁷ Diatessaron I, 18~19.

很巧妙地表達這股聖言的動力：福音爲他是「天主的德能」（羅一16）；它要「順利展開，並得到光榮」（得後三1）；就算它的傳報者身帶鎖鏈，「但是天主的道，絕束縛不住」（弟後二9）。是聖神推動聖言的「奔馳」，因爲聖神在聖經內發動這股力量。

在《厄則克爾先知書》中，一開卷就描述一個有關異像，先知看見四個活物及四個輪子：

「靠近那些活物的四面，在地上各有一個輪子。……活物行走時，輪子也在牠們旁邊轉動；活物由地面升起時，輪子也升起。神力催迫活物往那裡去，牠們就往神力催迫的方向去；輪子也同時與牠們一起升起，因爲活物的神力在輪子內。」（則一15~21）

這異像給教父們們提供了很貼切的借寓，來表達聖言的動力。大額我略將輪子和聖言相比，聖言無往而不利，在聖神的推動下活力充沛：

「除了聖經外，這些輪子還可指什麼呢？輪子四面轉動，聖經也能自如地適應聆聽它的人。輪子平滑無角，轉動時不受阻礙，聖經也不受錯誤的障礙而遲滯不前。輪子向各方面旋轉，不怕困難，無論順境或逆境，它都能平穩前進。聖言的教誨如輪子般時而上升，時而下降。屬神者或圓滿者能洞識的，弱小者也能以字面的方式去理解。³⁸」
早在 大額我略之前，西方修道生活始祖之一的若望嘉先

³⁸ *In Hiezechihalem homiliae I, 5, 2.*

(John Cassian) 就認為聖言的美妙及活力，與讀經者的靈修深淺成正比。在東方的教父群中，這信念也很普遍。

奔馳、走動與成長分不開。路加在《宗徒大事錄》中常用「天主的言漸漸成長」(宗六7, 十二24, 十三49, 十九20) 來表達初期教會的發展。隨著門徒們的增多，隨著傳教的地域增廣，聖言默默地成長，在聖言中顯露出的救恩計畫也默默地一步步實現。可以說，聖言無聲無息地在自己之內成長。

當然，在教會界定正典後，聖經在其實際內容及經文的量方面不會再成長；不過，它卻在整個教會歷史中，從未停息地增長。藉著見證它、活出它的人，聖言在其可信性及真實性不斷增加；藉著聖經學者及神學家的研讀，它能在深度方面長進；藉著禮儀及牧民，它增廣其活力。大額我略還有此妙句：「聖經隨著它的被閱讀而增長」³⁹。這是一種彼此互長：聖經在讀經者內成長，讀經者也在聖經內成長。他又說：

「聖言與你一起成長，除非你能在聖言內進步，你不能從聖言得益。若讀經者心中充滿了對超性事物的愛，他就能更容易地發掘在聖言中潛藏著的奇妙力量。人的心靈指向何處，聖言也指向何處：你若以熱愛尋找超越事物，聖言就會與你一起成長，一起登峰造極。人攀登得愈高，聖言對他所說的也愈高超，因為每人都在經文中找到他的理想。你從事活躍的使徒工作？聖言與你共步。你已達到

內心的穩定及平衡？聖言與你一起定下來。你賴主恩賜，
追求默觀生活？聖言與你一同飛翔。⁴⁰」

（六）一本會灼熱、會刺傷的書

聖經不單是被動地被讀者閱讀著，也主動地閱讀讀者，在他身上發生效應；是天主透過文字，在讀者身上工作。

天主聖言多次被喻為火，天主在焚燒的荆棘顯現給梅瑟（出三 2），梅瑟也提示以色列民：「上主由火中對你們說話」（申四 12）。先知們感受到天主的說話威力無窮，無可抵擋，耶肋米亞先知覺得要在聖言前投降，但又降服得心悅誠服：「上主，你引誘了我，我讓我自己受了你的引誘；你確實比我強，你戰勝了……在我心中就像有火在焚燒，蘊藏在我的骨髓內，我竭力抑制，亦不可能」（耶卅七 3-9）。耶穌復活後顯示給兩位往厄瑪烏的門徒，給他們講聖經時，他們覺得「心中火熱」（路廿四 32）。耶穌自己也明言：「我來是為把火投到地上，我是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路十二 49）

聖言如火，能灼熱、焚燒、改變它接觸到的一切。大額我略這樣寫道：

「我應怎樣比喻聖經上的說話呢？我只可把它比作火石。你把火石拿在手上時，它是冷冷的，你若用鐵錘去敲打它，它就會噴出火花，那先前在你手上冰冷的，現在發出火，愈燒愈猛。聖經上的說話也如是，在書上它們是冷，

⁴⁰ In Hiezechielem homiliae I, 7, 9. 15~16.

但若人受天主默感，細心地，理智地去敲它，從它的奧秘中就會發出烈火，使人的靈魂熱烘烘的。⁴¹」

聖言能焚也能刺，使人震撼，給人一個當頭棒喝。《希伯來書》的作者強調：「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是有效的」；他繼續用一個圖像來發揮：聖言「比多種雙刃的劍還利，直穿人靈魂和神魂，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和思念」（希四 12）。

昔日宗徒們在聖神降臨後，開始公開地向群眾宣講耶穌的救恩，「他們一聽見這些話，就心中刺痛，遂向伯多祿和其他宗徒說：『諸位仁人弟兄！我們該作什麼？』」（宗二 37）。聖言刺激他們、批判他們，推使他們作決定、作回應，並作出實在的行動。

奧斯定曾有過被聖言震撼的經驗，那個奇妙的聲音：「拿起來讀吧！」催使他展開聖經誦讀，這深切的與聖言相遇是他皈依過程中的轉捩點。後來他激動地說：「主，我絕不猶豫地覺得我愛你，你的話刺透了我的心」⁴²。皈依後，他回想以前對聖經的看法，才覺得自己那時實在離聖言很遠，雖有研讀，但沒有被它的火燃燒起，沒有被聖言刺透了心胸。

「我覺得，聖經不是驕傲人所能瞭解的，也不是小孩子所能領會，粗看是平凡的，可是，越讀越覺得高超，到

⁴¹ *In Hiezechihelam homiliae* II, 10, 1.

⁴² *Confessiones* X, 6, 8.

處蓋著神秘之幕。我不能內進，又不肯俯首……我的觀察未能深刻，我的傲氣使我輕視它簡陋。當知念這書的人愈是謙小，念起來愈透徹。可惜，我不甘謙小，把虛榮認作真正的偉大。⁴³」

結語

行文之始，我們引了孔子的「好古」，提及他的「見賢思齊」，從已知悟出未知，從古人的步伐創出自己的新路。事實上，基督徒的讀經亦離不開「好古」。我們今天所讀的聖經，是經過很多代基督徒的口（誦讀）、耳（聆聽）、手（抄寫）、心（默存於心）及生命，才傳給我們的。故教會清楚指出，基督徒的信仰，不單以聖經為源頭。也以聖傳，即教會二千年來的歷史及傳統，教父們就是這傳統的第一環節，是我們信仰的先祖。

耶穌曾把自的門徒比做「一個家主，從自己的寶庫裡提出新的和舊的東西」（瑪十三 52）。願我們能有這份智慧，把自己插入一個活生生的歷史傳遞過程中，顧往瞻前，懷著感恩之情溯本歸源，從祖先中吸取靈氣、活力、創意；讓他們啟發，受他們感動，被他們挑戰激勵，繼續發揮他們豐盛的產業。

⁴³ *Confessiones* III, 5, 9.